

續天津縣志卷十八

藝文三

朱烈婦傳

胡捷 象三

天既以至大至剛之氣付之巾幗則必使之拂逆其境窮愁憤激迫於不得不死之勢而卒以身殉斯天雖殺之而適所以表其奇以昭著於萬世椒峰朱丈爲余言其族嫂朱烈婦之事不禁肅然起敬焉烈婦某氏歸朱家夫貧且懦不能事生理生一子甫三歲食貧居賤甘如薺焉時哈提督方以營債射利小民稍有稱貸者無不被其害而烈婦

續天津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三

一

之夫窘於貧適有逋券計歲月權子母雖罄室不足酬追呼者急如星火日無甯晷且云不爾必羅致婦女以償夫飲泣一策不能展烈婦曰死矣不可辱顧奈此三歲之子何門外不數武卽越城新司前之倉轉河流經其下婦念無可託此子者因運甓如園牆置子於中使不得越奮身投下踰時旣絕口忽蹶然而起立水面伸一臂以指指甓中兒鄰曲觀者無不泣下以爲婦之死其烈且奇有如此嗚呼營債之毒民甚矣使烈婦不死則必受其辱辱則必死與其辱而死不若先死之爲愈且

婦籌之孰矣彼貪暴淫污者流安知非以債漁色者烈婦肯以不可辱之身令彼朵頤哉是以奮然死之以絕其念使其無可冀也或追呼其少緩乎而獨惓惓不忘者則在於子蓋身有必死之途而子無偕亡之義是以生則巧其智於園牆而死則白其心於一指非稟至大至剛之氣烏能著其奇跡使河伯亦爲之效靈哉吾以爲臣之死忠婦之死節其途雖殊其義則一烈婦旣死於水而能挺身手指其子較之鐵鉉不屈於成祖煎鑠油釜中而卒不肯北面者何以異不可謂巾幗中無烈士

續天津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三

二

夫氣然向烈婦得適一富厚家生有衣食之奉而死無身後名亦與草木同腐而已乃烈婦之窮愁憤激卒至於死有若此吾故曰天雖殺之適所以表其剛大之氣於萬世云

孟吳合傳

周人騏

大沽節婦孟氏貞女吳氏萃於關氏之一門遠近稱賢者久矣數年前卽有囑爲之傳以備邑乘採擇者而未得其詳歲辛丑二月表甥鄭果亭來泥沾乃爲余縷縷言之孟氏大沽人年二十四歸關維賢字繩武長子容越三載生子經野甫一歲容

卒繩武薄產不足供饘粥乃棄家遊奉天當是時
祖姑殷氏姑吳氏俱在堂夫弟品年弱冠聘室吳
氏未娶病瘵經野呱呱待哺仰事俯育人皆爲孟
氏難之而孟氏爲祖姑子爲姑子爲病叔兄爲孤
子父蓋一身而數任兼焉迨繩武歸自奉天老病
益困夫弟品已歿經野七歲入鄉塾孟氏食糟糠
鶉衣無絮而舅姑未嘗凍餒經野未嘗廢學蓋竭
力女工結緘冠爲活計以事以育也一日值歲除
薪米俱匱中表殷某餽米數斗草二束藉以度歲
里黨代爲戚戚而孟氏恬然安之蓋是時年已三

續天津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三

三

十九矣而貞女吳氏來歸吳氏鄧善沽人六歲隨
母兄徙居大沽年十七許字繩武次子品越五年
未嫁品卒女聞之屏色服不御有來議婚者女告
於母矢志靡他母李及嫂傅懇勸不從母李病經
年腰脇痛不能著牀榻女晝夜以手托之無倦母
卒女同兩兄象乾宗乾視殮畢以首觸門扉幾絕
兄嫂急扶起詢其故女曰我之當死豈始今日哉
隱忍苟活者以老母在耳今母已死可相從地下
矣兄嫂晝夜防護譬解再三終不言最後兄曰妹
但不死無不可順妹意者女曰關氏二老尙在使

我往事之則可不死矣其兄姑應曰是不難俟葬
母後議之既葬兄終以歸闕爲非計微露其意女
尤其兄之誑已也則大慟不食兄無可奈何託其
表兄鄭肅亭向繩武道女意繩武歎曰嗟乎賢哉
雖然余家貧無以養長媳孟氏苦節若干年艱辛
之狀有不忍見聞者今又來一苦人增予悲乎且
予聞歸太僕之論曰女子未嫁而或爲其夫死及
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終
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可爲我
善謝之肅亭復其兄女聞之曰我不知書惟知此

心不容昧耳又不食累日繩武亦知其志之終不
可奪也乃擇日議以彩輿迎之其兄亦欲爲治妝
具女曰無庸豈有未亡人而華服乘彩轎者乎至
日遂素服青轎而歸於闕孟氏聞吳女之來也且
悲且喜乃遣幼子經野宿於別室而已與吳女同
居如姊妹偕力以事舅姑焉進問寒燠羞甘旨其
執婦事也同工組紉易粟布其勤婦功也同居常
非門內親不見非相內事不言其謹身修德也無
不同挑燈共課經野讀日夜望其成立而經野病
殤乃繼夫嫡堂兄哲字子濬次子經義爲孟氏嗣

二人共撫育之甲午丙申間舅姑相繼卒喪葬胥如禮吳謂孟曰我今真可以死矣但我死誰伴汝者我二人相依爲命可耳無何有同姓關某者死其妻議再醮里中遂訛傳節婦貞女有改適意二人聞之對泣曰人之多言不死之故也乘夜裂白布一幅爲二各執其一相對縊幸子濬之妻陳氏同院居覺而壞門入救之良久乃甦二人大恚必欲同死鄭果亭妻李吳氏母舅之女也諭之曰事之有無不能欺人汝二人本無他志若因訛言而死反似實有其意而聞言羞忿者盍俟久而自明

乎二人始釋然果亭又言孟吳之伯姑劉氏年十九歸維賢兄維印生子哲維印客死劉氏年二十三貧無產劉以針黹佐其舅姑撫育兩幼叔及兩小姑各婚嫁之教子哲成立中乾隆甲子科武舉人孟氏其觀感而興吳氏亦聞風而起者乎

周人麒曰貧困而全貞守節者幾人哉二人同心而冰操共勵者又幾人哉關氏兩世三賢而孟吳更爲罕覯固足徵

聖朝德化之隆亦關氏家風之善也劉氏卒年七十一孟氏現年五十一吳氏亦年幾五十矣潛德幽光

終當必發余恐他日傳聞異辭據所聞之確者以存其真嗟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豈獨婦人女子哉

張烈女傳

周人騏

烈女者明經張廷錡字鼎彝女也明經世爲天津士族任俠負氣女生七歲聞父誦木蘭從軍詩欣然注聽明經愛之以爲類已授之書讀輒解一日手列女傳一編明經叩所願女舉孝女曹娥對明經默然稍長習鍼耒藝出羣女明經家故貧而性嗜飲女以十指之入時爲貰杯酒明經顧之色喜

續天津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三

六

也年十九許字同邑王埶埶年逾弱冠早得咯血症時作時止越二年不得娶後將請期矣忽以一夕卒女聞之色變母氏戒家人防之翼日晨起女言笑若平時家人以其無戚容弛防護傍午父兄俱出弔王氏母患暈方假寐女促嫂及妹當畢女紅之未畢者曰我當備午餐視廚中甕水涸呼老僕汲水滿甕復注水於另屋釜中屬幼婢執爨火自入廚摘蔬引刀著几案閣閣有聲少頃復至嫂妹所訊鹽米羸虛狀嫂妹益不疑女旋疾入廚無動靜久之爨水沸婢呼女不應往推門門閉乃大

呼家人驚覺趨從窗隙窺之見女半身倒出甕上急壞門救出之首罩一帕已氣絕時乾隆十二年丁卯三月二十日也年二十有一明經聞故趨歸灑淚曰嗟乎竟有是哉吾女自曩年授書時已兆今日沈淵讖矣

周人騏曰禮稱取女有吉日而死壻齊衰往弔既葬服除夫死亦如之若是則烈女可無死矣而竟死固明經之素教使然抑由其天性之剛與夫國家風厲之澤之入人深也烈女養父志近仁顧空名近義引決從容近智勇如斯人而得之冠蓋須

續天津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三

七

糜以濟國是詎非中流砥柱哉不幸身爲女子而又所遇之窮以摧殘其生命也悲夫余又聞烈女嘗欲弔殷烈婦墳殷烈婦者亦天津人身邁奇酷以自表見墳在城西門外嗚呼彼皆婦人女子耳而乃能若是

貞烈女梁氏傳

周人騏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津城南門內民人梁進忠女奉

聖旨建坊於其閭顏曰貞女蓋閭學廩增附生廉女之行具狀本學本學據狀轉申上憲循例入

奏特邀

恩命如此也狀曰女字同城袁天錫之子進舉年十六未嫁夫亡女欲從死父母防之嚴不許則願歸袁氏又不許則願待父母終身不嫁有姊欲奪其志百計挫折相待極不情女順受不校後袁聞女志堅乃迎之歸女服勤茹苦數十年如一日有勸之嫁者輒絕之不與再面其介石之操有然曰女之歸袁也舅歿姑老夫弟袁興幼弱衣食無所出女勤鍼黹積工資償舅殮葬之債舉家賴以存活而已不免於饑寒其孝於舅姑也有然曰女父母無

續天津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三

八

子依長女贅壻以養其姊死壻攜二子他適父死母無依女迎寡母與孀姑同居並致養焉其孝於父母也有然曰女聞姊壻死於外其幼甥流離失所女復招來鞠養竭鍼黹積蓄先爲夫弟袁興娶婦又稟於姑爲甥娶婦而同居焉其撫成孤弱也又有然凡此皆津城士庶所共睹聞宜其上邀恩命如此也然予竊有疑焉女之貞孝仁知閭郡無間言行路聞之無不敬且服者况姊妹之親乎而狀乃曰有姊百計挫折相待極不情何也越二年表姪欒飛泉貞女之近鄰也來泥沾厯數貞女生平

予始豁然無疑而並聞其所未備蓋貞女者梁進忠抱養女也不知其所本梁故貧嘗負薪河干有人抱女自官舟下與梁曰此女正月八日生今八月矣其父將之任卒於舟母亦繼歿可善撫之梁抱歸哺養之遂爲梁氏女稍長知孝能得父母歡父母愛憐逾己女而其姊弗善也姊旣嫁壻不能養復歸母家實主家計常虐女父母不能禁女甘受之年十三姊見女端好欲居奇焉旣與媒氏謀將成女忿然曰人各有匹奈何賤置我誰與買我者吾當以屍見之媒色沮而止姊怒曰汝賤骨欲

作夫人耶吾將以乞兒配汝自此凡有衣食來議婚者皆沮不行有袁進舉者落魄不能自存且長女十四歲來議婚母有難色姊慙憊成之時女年十四耳越三年進舉議娶姊不允進舉遂外出不知所往繼有傳進舉落水死者姊時向袁母求絕婚袁母許之親持書至姊大喜欲延入女室女閉門不納遙語曰吾志已定死有所歸奈何以不義迫我耶生死決於今朝惟衆所命袁母知不可奪乃返姊赫然怒摔女髮橫加箠楚鄉鄰救者皆遭辱父不平拳毆姊姊遂自投於水尋又自經皆女

與母急救始蘇父母自此愈不敢爭姊晝夜咒詈無復人理而女骨立矣女受侮不能堪一夕伺母熟睡欲投繯死方引頸時忽聞母大叫聲甚厲女急伏榻上徐問其故母流汗曰適見二厲鬼排闥入攫人吾急不能脫故呼救耳女聞毛髮俱悚自是不敢復萌死念年二十八父足脛生疔甚危女貧無醫藥乃引刀割左臂肉數寸烹餼以進舉家不知也父竟以是痊是時姊虐女愈甚動絕飲食鄰媪有馮姚張鄭四姓者素憐女私相議欲歸女於袁慮姊不允會姊爲鬼物所憑自數其惡四媪乃得與母定議往勸袁母五月初旬女歸於袁六月父又病痢女歸視適姊亦抱奇疾漸不治女不念前惡服侍幾一月而父姊俱死女皆殮葬之袁母安女之養壽至八十四母傅氏壽至七十七生養死葬無遺憾焉此皆狀之所未備者也貞女貧無立錫地義士于擢溪等旣爲具狀請旌又爲醵金買地築室數楹以爲建坊之所未成而擢溪物故又有好義者王際飛數人終其事乃得樹綽楔而奉祠焉袁興生子名紹安爲貞女後

周人麒曰詩稱女子之德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

議無父母貽罹是女子無取乎才也禮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是女子無取乎勇也然此爲安常處順者言之也若值艱難危困之秋則志非勇何由成而事非才何以濟今梁氏女以一手之所入能合三姓爲一家而衣食婚娶之其才爲何如及觀其面折媒氏及遙語袁母之言其勇又何如耶而合之乃以成其貞諡法解曰清白守節曰貞又曰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屈曰貞然則所謂貞者固非畏葸無能之所可幾歟

孝烈毛孺人傳

梅成棟

續天津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三

十一

孺人朱氏者處士浩女嘉慶庚申舉人史館謄錄凌臯妻也幼長清門夙明閨訓秉懷淑慎賢名早著於娛親賦性幽閒禮則更聞於作婦儒門淡泊頗高荆布之風貧室辛勤足辦蠶鹽之素欽讀書之可貴五夜分燈樂孝享之多儀三餐敬饋旣博高堂之愛復聯闔室之歡無何夫中年遘癘伏枕長呻氏湯液扶持湔腧搨垢股凡再割豈知莫救其生禱有千番誰料難回其命當是時也心懷皦日誓赴義於重泉志殉所天務捐身以同穴家人莫不垂泣親串爲之吞聲幸而慈姑悲挽囑伴我

以殘年更因夫弟哀留勸撫孤之事重氏低徊攬
涕謹遵萱閣之言憔悴哺兒甘抱蘭心之痛從此
清齋茹素強笑承歡如母女之相依絕周親之請
見無奈蒼蒼者偏摧所愛呱呱者相繼而殤形隻
影單悽絕一場春夢風淒雨慘蕭然廿載寒冰斯
時遽踐前言又恐重傷母意姑含荼而茹蘗轉愉
色以和顏儻從此沒世蒿簪已可副所期於靈匹
卽畢生鬢髻不足酬素志於賢雄乎不意姑倪孺
人病歿氏椎心一痛久切摧肝絕粒三朝深悲刺
骨然猶躬親含殮附身罔或不周手製壺觴哭靈
續天津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三

三

伏而莫起任苦口以無聞知冰腸之早決嗚呼青
綾三尺霜殘貞女之花碧血千年月冷帝娥之石
蓋氏完其節完其孝百行無虧殉其夫殉其姑一
誠不泯棟職非令史多慙名筆於蘭臺志表幽光
永著芳徽於梓里

劉烈婦傳

梅成棟

烈婦少孤父彰早歿母楊氏青年守志撫氏姊弟
三人煢煢相依佐母氏以十指餬口嫺禮則寡言
笑適同邑于維琛結縭甫三月夫往開州業鹽筴
六載未歸翁姑俱七旬前室遺一子纔弱齡氏撫

如已出奉堂上敬養備至終日操作夜爇一燈課子讀道光五年乙酉春夫輿疾歸氏憂慘無人色藥餌營求數十晝夜四月十二日歿氏痛絕移時殮先是侍疾時日飲不過杯勺儼然柴立猶晨夕司炊五月初八日早間起居翁姑畢奠於靈筵哭不成聲持火營爨姑見其踉蹌行勸之少休甫就牀忽閉目刮席血從喉湧仆而氣絕蓋絕粒已七日矣嗚呼烈哉時年二十有八或謂氏尙有母在當留其身以待之者嗟乎此豎儒責人無已之論用以繩閨門也豈通論哉古今來成奇節者惟恃

此百折不回之情義無返顧耳烈婦可謂無憾矣

烈婦李氏傳

梅成棟

道光丙戌七月二日棟自齋中歸見老嫗三五人聚談巷口嘖嘖歎息曰若箇好女子遭此慘毒誰能出氣耶有泣下者轉數巷見一家門首人如蟻擁擠不得前有自門內出者莫不感眉曰氣息僅屬死在旦暮荏弱女子剛烈如斯可惜嫁此種人家余聞而益怪之詢一嫗曰此家王姓母子媳三口媳自戕今官來驗視耳問何不愛生嫗搖手曰難言也隨避去余亦悵然歸越日轟傳天津又出

一烈婦清晨到館中見庖人李小二伏地痛哭問之曰小人妹名黑姑年十九去歲適王姓每歸甯淚痕被面不願行小人母訊之又不肯言昨二十六日其家送信云妹病母往視見妹困卧頸痕深寸許血濡濡不收問之無言奄奄一息未絕母泣守之至夜分忽微甦睜目見母徐曰孫二擒住否母曰孫二何人妹復不言母堅叩之始吐其實曰孫二姑之義子也充運署隸時來我家與姑飲姑逼兒供奔走伊兩人穢言醜態略無避忌兒心恥之以禮自防姑不怡輒尋釁詈毆必孫二來一言

始解後微示意教兒順從兒肯以清白之身玷及宗祖耶姑銜恨刺骨數月來無日不叫罵絕兒之衣食孫二猶乘間來調謔兒嚴拒之然察二人意知必不免潛蓄一刀防不虞六月二十四日姑晨起以木棍毆逐其子出門是晚姑移襪被來曰我伴汝宿兒心悸不能寐交四鼓始朦朧睡去姑潛起開門兒恍惚見一人閃入直逼兒卧處兒陡起拒之伊強力按抑兒滾叫姑來塞口兒見兩人相逼且氣竭矣遂取枕畔刀自抹血湧心迷不知人事久之微聞孫二與姑耳語曰伊已死幸無知者

我明日走避爾自說他夫妻角口潑悍自戕此案
可了語畢去時兒方覺卧血泊中姑呼同院高九
擡兒上牀拭血換衣高九呼地保來許以錢求其
代報此後兒俱不知天平兒捨母去矣我家孱弱
如此誰爲雪此恨耶血淚交湧闔目不再能言絕
粒三日飲以水從喉間出氣壅胸膈墳起如石母
悲痛欲絕呼小人赴縣聲寃太爺來驗視王大供
依孫二教高九與王大供同小人當場辯爭官若
不聞小人妹竟白白死矣能不慟乎越三日女死
庖人李小二匍匐縣轅求澈底根究邑侯緝孫二

續天津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三

五

至略施掌責示意差役爲寢息焉李母子哭求數
十次勿問嗚呼典教不明宵小猖獗乃敢爲強暴
之事小女子呼天無路不得已始以死自全爲民
父母者伸法以懲凶徒猶稍慰貞魂於地下而反
縱之且從而憐恤之使玉碎花殘者含冤賫恨千
載難消猶曰我以不殺爲仁嗚呼此何仁哉余不
忍烈魄之湮沒而芳名之不彰也同社諸君各賜
題詠以表徽音使垂不朽知風教寢微之日尙有
皎皎霜姿扶持世道如烈婦者爲可敬也夫可歎
也夫

高貞女傳

楊慎恭

貞女高氏武清柳桁村舊家女也母逝無兄弟門祚式微父希端將謀食遠方乃送女於幼所受聘之趙氏爲養媳焉趙固天津北倉望族而式微更甚移居下朱莊家無恆產一飽無時女時甫十二齡婉事翁姑怡怡如也居無何壻玉琴朝出不歸徧訪無蹤跡翁止此兒遂遠出覓兒歷數年翁亦不歸而女年已十有六矣姑謂女曰我死無所憾汝固未成婦如吾女耳別爲生計我亦微有依託何必同餓死乎女泣曰媳受父命爲趙家婦今若

續天津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三
傳

十六

此養姑吾所願棄姑心不忍也姑泣而頷之而艱苦萬狀所居乃僻陋區生計惟紡績姑又多病所獲之資姑可飽女不能足也門前卽曠野時採野蔬爲糧食時微覆以粥久而姑始知之欲分所食之半以與之女曰野蔬我能咽姑病且老不能也姑飽媳心安况媳又何嘗日日食野蔬乎姑悵然從之久之其父歸告女曰汝翁汝壻皆有確耗死矣汝將如何女泣曰命也又如何哉但求勿令吾姑知耳然戚黨已皆知之不數日而姑亦知乃剖晰未婦不必守之理勸其改適戚黨且願助以厚

奩女皆如弗聞也者而事姑彌謹是時也女年二十有六矣又十年值歲大饑屢絕糧惟煮水以承歡而姑與媳乃交相慰也諸葛子宿者名士之義而俠者也聞而欽之慨然曰貞女孝婦且遇慈姑聽其窮困以死非吾輩之恥乎遂與弟古香十洲倡率捐資而助成者亦寔衆得數百緡古香代權子母每月以息錢造門置閫內不與女相見也女切於養姑難違義舉而自奉惟甘半菽云又五年女年四十有一室傾於雨依敗壁爲巢人招之亦不借宿是時子宿已逝古香偕趙靜軒王蓮士王續天津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三

七

山甫爲築草屋三間自時厥後姑之沈痼如忘女之奉事尤勤也又數年姑病深卧牀不起轉動需人女嘗藥調羹祈天借壽須臾不離左右者三年餘忽而姑握女手以終少時復蘇曰我到好處汝舍也女方與言氣已復絕古香曰吾此後不可造貞女之門矣乃以錢倩戚媪付女而女盡以營殮葬焉趙靜軒爲之請旌

盧母傳

沈兆澧

母氏姜長洲人天津盧公起勛側室也公娶李氏繼楊氏皆無出嘗以買遷寓蘇州道光丙申因納

氏焉戊戌子恩溥生庚子公旋津尋疾逝凶問至
蘇氏誓以身殉顧念藐孤無託且曰吾幸有子矣
如嫡何吾不得事夫於生前烏可不奉嫡於身後
乃毅然攜三歲兒舟車行三千里抵津時家已落
析箸僅足自存乃與寡嫂蕭氏泊嫡同居井臼惟
氏獨操日以窘然潔烝嘗修塋墓必敬必備濟以
鍼菑口不言勞督子嚴子就外傅日課輒自覆之
燈影書聲往往漏三四下乃已咸豐辛酉子恩溥
選充拔貢生族黨長老咸以氏撫孤成名命恩溥
以繼母尊氏氏曰吾所貴在心不在名辭之再卒

強允同治壬戌恩溥以七品官分兵部奉母就養
入都 封太安人蓋辛苦備嘗者閱二十餘年矣
乙丑疾卒於京邸年僅四十有八方疾之篤也子
禱於神乞以身代母聞而怒曰吾素教兒以忠孝
期兒擢科第建勲名用慰先人於地下今不思顯
揚而爲愚孝者之所爲吾兒以是爲孝吾謂吾兒
大不孝矣夫兒生吾死吾死如生兒死吾生吾生
如死兒讀書明理而不知此耶復諳勉以持身居
官諸格言而逝嗟乎太安人可謂始終能教子者
矣茲兵曹以紀畧徵詩余舊史官也爰紀實而爲

之傳

贊曰聞太安人幼讀書能識大義迨守節三十年持家教子其生平言語行事胥關學問綽有儒風嗚呼賢哉

讀孟題詞

王又樸

余自少時讀孟子卽喜其文跌宕雄奇結構精嚴及入書肆見有所謂蘇明允殊批者購而讀之殊未愜意乃自以所見標其義法並爲之順說以暢其旨雜書篋中已而失去及來廬分守濡邑防江外暇無事乃日與濡人論文輒舉孟子以爲法濡

續天津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三
題詞

十九

人隨余口而劄記之然不知與世所傳蘇批者爲何如而濡人則以爲明且悉也付諸梓以問世世不乏學士通儒其又以爲何如耶乾隆庚子歲仲夏上澣天津七十老人王又樸識

折獄論

沈峻

折獄以平矜釋躁從容詳細爲主呂刑曰非佞折獄言佞人不可以折獄也儻恣其才辨以口給禦人致愚民應對失措遂謂能窮其說塞其口炫聽斷之長爲同寮所莫及是直謂之佞不可謂之折獄又或好用刑求無辜必將誣服路温舒曰人情

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凡折獄
凶人多用刑求而吉人不用也無才者多用刑求
而有才者不用也初入官者多用刑求而歷練久
者不用也不佞不酷然後可與言折獄易賁象曰
山火火雖明而在山下明不及遠故曰明庶政無
敢折獄旅象火山火至明而又在山上明無不照
故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惟本之以公明處之以
審慎無枉無縱而一歸於平允仁恕庶祥刑之遺
意歟

聽訟說

沈峻

續天津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三
論說

三

聽訟宜公宜明尤宜速儻訟不卽訊訊不卽結則
良懦將甘心隱忍惟曠時失業是懼不敢赴訴公
庭奸宄愈縱恣而無所畏余宰吳邑始至每期投
詞者數十人爲立斷不辭勞久之十數人余疑曰
得毋有寃抑不能自達者乎密訪無有也久之僅
數人余又疑曰得毋胥役有藉端需索者乎嚴察
無有也恍然曰是立斷之故也請託路絕也刁唆
技窮也余因是亦稍逸焉夫喜清靜者必自憂勤
始蓋人爲一事專心致力經營歲事而後卽
安及其成也輒有餘閒可以漸及於其他而庶事

自無叢脞之慮余嘗謂天下惟勞者能逸益信

安拙堂跋

沈峻

昔李孝基所治郡邑雖甚劇至午卽卻掃隱几庭無人跡有問者曰吾治無他省事而已夫省事在安靜安靜在不煩擾煩擾之弊有數端條教煩則惑民聽徵索煩則傷民財興作煩則勞民力改革煩則驅民以所不習政事煩則強民以所難堪官多一事民多一擾知其爲擾而已之而民已不勝其病余宰吳四年事省繁苛訟庭闐寂自安其拙而民亦安余之拙也因以名堂

續天津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三

三

牛痘局跋

曾望顏

牛痘之局俞君子安旣於京師衍爲慶仁堂又傳其苗於津門得華君義堂倡爲保赤局請於前侯謝忠愍公徧爲示諭將見 畿輔嬰孩悉登仁壽之域繼此以往仁德之被正無涯也子曰德不孤必有鄰不信然歟咸豐乙卯端陽節書

武翼都尉侯公泰階誄詞

梅成棟

嗚呼人有業不必儒而克符聖賢之心學亦非禪而立證菩提之果生令人愛死令人悲如吾鄉泰階侯公者可謂僅矣道光八年二月三日公無疾

而逝郡人士罔不驚歎咨嗟委巷窮民無不失聲
走泣曰善人亡矣吾鄉何賴吾輩安恃耶非公至
誠所感何以致此越七日同人設祭哭公囑文於
棟嗚呼公之懿行豈可殫述然知己之感誼不容
辭爰墨淚交揮謹約舉梗概以慰公在天之靈也
公以武孝廉起家仕至山東武定府守備居官廉
幹精勤勞於

王事迄未獲大用遽退老於鄉公少清貧藉兩弟經
營家以漸裕性慷慨好施傾囊不吝急人之急如
水赴壑親族鄉黨賴公提攜者指不勝屈津郡東

續天津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三

三

北兩關石路坳圯行者苦之公獨力捐修身在其
役兩年之間次第告竣人便坦途而所費已不支
修甫畢有誚公者曰公修平道路可遺西門乎公
笑曰西門者死後喪輿所必經也儻輿尸出關而
致顛越不可慮乎人以爲戲越歲果又修之道光
元年瘟癘流行公施藥活人所全甚衆越二年三
年直隸大水外郡流亡就食來津者絡繹載道到
無棲止男婦露宿公施蓆草結蘆鋪以居者數千
家公念無以食之將聚甍於是土也惻然布置施
米給柴作木桶數百副令強壯者鬻水給生又念

此戶而居易生姦竊擇老成者夜司巡警以防宵
小如是一冬來者益衆念非煮賑不能全活爰捐
貲爲倡設立四廠津門之樂善者重公之行踴躍
助施每廠就食老弱一萬二千餘口日費數百金
凡兩月之久保全五萬餘命開賑三日陡沛甘霖
四野渥浹歡聲動地菜色立變是年有秋公之仔
肩大事不辭勞瘁尤不避嫌怨當事之初或譎言
飛語以中傷之公聲色不動一意孤行而卒無患
每舉一事冒寒暑暴風日奔波道路而意氣自如
以故名達各憲大府疏公義舉申

續天津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三

三

奏蒙

恩交部優敘

晉封三品銜公益奮勉自矢前鹽憲施

立義冢沈明府修墊大道所以澤枯骨而便行旅

者無不委辦於公罔弗盡善城西北隅 文昌宮

日久圯毀士林議募重修無人倡率公毅然任之

動工伊始郡人爭輸恐後殿宇煥然凡兩年之間

約費萬千而竟措辦無缺落成之日各大憲辦香

神前周視廊廡而歎曰微侯公之力不及此去年

夏奉觀察金文波先生意創立輔仁文社公約同

志者六七人捐囊聚生童百餘人於旁殿中月朔

望兩課延棟主講每五更公先來期集親司茶水
湯火飯食等瑣務委曲周備如恐不及已而入泮
者九人列優等者七人公雖武人而加意於文學
者如此非道義充然洞達是非能趨向如是乎月
之三日值 文昌帝君大祭公先日灑掃是日五
鼓各憲俱臨祀禮甫畢公又向觀察詣求加恩文
社生息款項事言之懇切及送觀察升輿而公端
坐於地是時閤郡文武大僚並士林親友軍民人
等數百人環視而公已朝衣朝冠含笑閤目嗚呼
是非積善累仁至誠厚德有如是之善緣者乎儒

者所謂全歸佛門所謂怛化公其兼之公之福壽
死無遺憾惟公爲吾鄉非常之人建非常之事所
以垂典型而作模範者將安仰耶皇天不弔奪此
善人棟於公之去也而悲之吾鄉後有繼公而起
者當爲誰乎棟所以痛其去而益悲也公精爽不
泯在天之靈必有以默佑此邦而使文社之永久
也爰爲誄曰方同事於藝林兮忽神船之已渡豈
大耋之難逢兮抑功成之頓悟乃天道之自然兮
苟有朝必有暮縱金丹之如雪兮終玉棺之必赴
雖然不死牖下真英雄兮不見其尾如神龍兮從

此津沽吾安從兮嗚呼星落落兮晨傾雪飄飄兮
髮盈君騎鯨兮事畢我身在兮心驚誓雲衢兮泉
路長無絕兮交情

貞女陳氏募啟

梅成棟

貞女陳氏者乃津門處士德楷公之季女乾隆戊
子舉人延津令德言公之胞姪女而雍正乙卯副
榜署雲南大理太守邵公滋之兒媳也生長名門
夙嫻禮則結縭有日忽殞所天聞訃懷冰相從無
地姑從母訓效嬰兒事親之文往弔婿門矢共姜
靡他之義向慈姑而展拜淚血空零對羣姒以無

續天津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三

三

言周親聚泣瑱環宵撤榛髻以卽靈帷椀厥親供
蘋薦而尸祭牖是時也邵恭人衰年多病轉側須
人家况清寒魚菽莫繼而貞女一心孝奉五夜控
公燒茄擱垢含辛茹蘖之餘湯液扶持溲霧清霜
之候歷廿年而不懈仰十指以承歡婢媪莫聞其
聲戚族罕識其面忽於去歲尊嫜溘逝營窀穸而
力盡重泉已而諸伯拋分弔形影而心摧孤立貧
無以養苦竟無依縱奉繡佛以清齋蒲團奚設卽
誦菩提以終老筭蔬安資棲跡絕少片椽餬口真
乏半菽所賴戚里各抒仁懷憫厥菴施之心成其

松筠之節用維風化以勸孀清不吝解囊有同助
鉢

烈婦王金氏徵詩文啟

王書 雪蕉

臣委贄以事君致身不二女離家而作婦之死靡
他若教報國者功勳爛漫於旂常太平待詔相夫
者伉儷調和於琴瑟偕老興歌固人生之樂事亦
門戶之休徵雖古時有待補之青天人世無長圓
之明月何至吾生偏逢其厄昔年絕域曾驚馬革
之悲 先胞伯雲衢公於道光六年九月在烏魯木
齊叅將在內帶烏什屯田兵二百名赴調大
營行至阿克蘇都齊特臺遇回匪馬隊四
千疊次殺賊六百餘因火藥用盡戰亡 今日空

續天津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三

三

閨又覩鸞離之慘涸盡一腔之血比濺血同傷餓
枯寸斷之腸較屠腸並酷孺人金氏者金公竹埜

之四女

嘉慶丙辰進士正定府
教授諱甌公之孫女

小亭堂弟

嘉慶丙
子舉人

安肅教諭諱大
枚公之季子

之元配也幼而淑慎長更幽閒秉

訓女宗恪遵姆教年二十歸小亭館鯉羹而洗手

慈姑之性能諳奉鴻案以齊眉如賓之饁常肅挑

燈佐讀冀成夫子之名執爨服勞敬備先生之饌

持家以儉御下以寬奈小亭蕭條家計何能煮字

以為糧迨遞征途竟自曳裙而作客致生痰喘最

畏嚴寒忽於去冬復萌舊疾甫就館於他鄉旋買

車而返里菴苓罔效牀榻彌留孺人幾度呼天願
捨身而難代三番割股誓分痛以徒勞方冀鹿車
共挽雙飛長作文鴛何期鸞鏡中分早寡倏歌黃
鵠斯時也藥名獨活桐號孤生假使室中啼笑麤
有諸雛膝下團樂差多羣稚何妨永勵堅貞之操
聊償未了之緣無如堂構無傳晨昏莫慰縱用情
竭茹冰飲蘖之誠亦回首皆苦雨淒風之况遂乃
甘心赴義視死若鴻毛立志成仁委身如蟬蛻幾
同孤竹之采薇竟學壘山之絕粒十年好合卅載
春秋時維二月初日紀上旬之末全歸全受未

續天津縣志

卷十八

藝文三

三七

亡已亡嗚呼烈矣詎不悲哉因思中人以上疇無
鏗爾之貞賢智者流不乏矚然之志在紳族視若
常情乃鄉愚驚爲奇事然冰心克勵風化攸關婦
德能全人倫最重聖謨諳切孝子偕悌弟同稱
國典輝煌節婦與忠臣並祀用以述夫梗概畧其生
平仰希編貝庶安烈婦之魂伏冀搖珠敬拜仁人
之賜重泉沐德寒譜增輝